

萬巴德醫師的台灣緣一

熱帶醫學之父 在打狗工作的補述與澄清

朱迺欣/林口長庚醫院

*All historical studies have to be
updated and superseded in due time.*

John K. Fairbank, 1995

想在世界級的醫學家中找一位與台灣有過一段緣的，只有蘇格蘭醫師萬巴德。

黃崑巖，2002

緣起

台灣的西醫醫療史，在二次大戰結束前，大約可以分為三期：

1. 荷蘭統治時期的荷蘭醫學
2. 清末時期的宣教醫療
3. 日治時期的西洋醫學

1625年荷蘭佔領台南安平時，第一任總督Maarten Sonk即為醫師，但他只做官不做醫師。之後，東印度公司派荷蘭醫師來台灣，在安平，台南設病院，又對教會傳教，訓練若干疾病顧問師，代充教化員。由於醫療對象偏重荷蘭人以及相關人員，對番人和漢人的影響不大，其醫療隨著荷蘭政權的瓦解而消失。

西方醫學對台灣醫療產生確實影響，始於清末的宣教醫療（medical missionary work）。1865年5月25日，英國長老教會台灣醫療的首任宣教醫師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一行人在旗後登陸。初時因設在台灣府（今台南）的醫療傳道受到迫害，馬醫師遂轉移陣地到打狗（今高雄），並於9月設立一間能容納10名病患的旗後醫館，可說是台灣的第一間醫院。宣教醫療日後的蓬勃發展，已有許多相關文獻報告，在此省略。

宣教醫療展開的同時，台灣的通商港口開始進駐由洋人醫師擔任的海關

醫員 (medical officer)。英人總監Robert Hart，不但建立海關醫員制度，並發行海關醫報，規定海關醫員，除了執行港口檢疫和照顧進港海員和當地洋人的健康，並需定期報告當地的氣象，風土，衛生，和在地人 (natives) 的疾病。除了以上的工作，這些洋醫員也會到教會醫館義務服務，在宣教醫療扮演重要的輔助角色。不同於全心全力做醫療的宣教醫師，有些海關醫員對醫學研究和醫學教育亦付出心力。有明顯貢獻的來台海關醫員是：

1. 萬巴德醫師 (Patrick Manson) — 打狗海關的第一位醫員，留台五年 (1866-1871)，被尊稱熱帶醫學之父，是本文的主角。

2. 林格醫師 (B. S. Ringer) — 與萬巴德合作，追蹤地方性咳血症；解剖一位葡萄牙病人時，在肺部發現肺吸蟲。這是世界的首例，此寄生蟲因而取名 *Distoma ringeri*，現在的正式名稱是 *Paragonimus westermani*。

3. 梅爾醫師 (W. Wykeham Myers) — 梅醫師不但催生設立打狗的慕德醫院 (David Manson Memorial Hospital)，並成立慕德醫院附屬醫校 (David Manson Memorial Hospital Medical School)，培養在地人醫生。這是台灣的第一所醫學校。

萬巴德的熱帶醫學

萬巴德 (這是台灣用的中文名字，在中國是曼遜) 是蘇格蘭人，21歲獲得亞伯丁 (Aberdeen) 大學醫學士 (BM)，次年取得醫學博士 (MD)。畢業後，他在 Durham 精神病院只工作7個月，就離鄉背井到打狗當海關醫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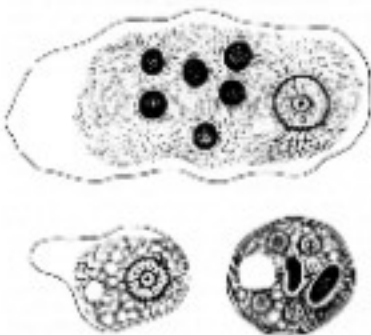


萬巴德的成名研究是血絲蟲病 (filariasis)，在廈門工作期間 (1871-1883) 早槍匹馬完成。血絲蟲病的研究，讓他首次闡明，人類的傳染疾病，可以經由吸血昆蟲當媒介傳染，這是革命性的發現和概念，帶動寄生蟲病和傳染病的研究。他對熱帶醫學的貢獻還包括：(1) 提出「蚊蟲—瘧疾假說」，幫助並指導在印度工作的英國軍醫羅斯 (Ronald Ross) 發現瘧疾由蚊蟲當媒介傳染，因而獲得諾貝爾醫學獎；和 (2) 推動熱帶醫學的研究和教育，並創設著名的倫敦熱帶醫學校。1913年倫敦舉辦國際熱帶醫學會時，萬醫師獲贈「熱帶醫學之父」。

萬醫師最重要的研究工作，在中國廈門進行。他對中國亦有不少貢獻，包括：(1) 在香港與康德黎 (James Cantlie) 創辦香港醫學校，孫中山先生是第一屆第一名畢業生；和 (2) 孫中山先生在倫敦蒙難時，與康德黎聯袂出面拯救，化解危機，使中國的國民革命能繼續延燒。

萬巴德在台事跡

台灣醫界傑出前輩杜聰明博士，創設高雄醫學院時，有一個歷史淵源的動機，即高雄是台灣西醫教育的起點，也是世界熱帶醫學的發祥地。台灣的文獻，對萬醫師在台事跡的報導很多，但往往大同小異，似主要根據杜聰明的幾篇報導，茲綜合敘述如下：



1865年馬雅各醫師來台，翌年萬巴德醫師受聘為中國海關醫員。他是馬醫生所推薦來的，他也協助馬醫生旗後診所的醫務。

萬醫師一方面做海關醫務工作，另一方面對於地方病（象皮病，癩病）的研究貢獻頗大。在台五年，其間雖然只有一個透鏡（lens），無任何檢查設備，但熱心看病，並做詳細紀錄。他也時常前往附近鄉村，而接觸到象皮病（elephantiasis），癩病（leprosy），瘧疾等病患。他利用餘暇，旅行番界，學習土著語，乘馬，打獵，海水浴，釣魚，從事園藝等。

萬巴德在台事跡的國外報導

最近幾年，我對台灣的腦神經醫學史發生興趣，有機會涉獵清末宣教醫療時期的文獻，也因此有機會閱讀萬巴德醫生的學術和非學術的報導。

萬醫師在台事跡，學術性的報導通常頗為簡短，往往只說他來打狗當中國海關醫員五年；非學術性的報導，例如他的傳記，也簡短，往往只有一、二頁。讓我頗為納悶的是，沒有一篇報導說，台灣（高雄）是「世界熱帶醫學的發祥地」。

我開始從另一個角度看萬巴德在台灣。我發現，國內的報導比較缺乏引經據典，引用原始資料；有不少報導，雖然大處著眼正確，有些小處卻不正確。我也發現，萬巴德有些值得報導的事跡未被報導。所以，本文的目的，不但在澄清一些歷史上的混淆，也在補充一些被忽視的歷史片段。

萬巴德為什麼來台灣？

19世紀後期的台灣，還是瘴癘之地，打狗港規模小，初期英僑只有十幾人。因此，一個大英帝國剛畢業的醫生，應該前景看好，雄心壯志，怎麼會跑到似次殖民地的台灣，做一個小小的中國海關醫員？

萬巴德選擇來台灣，主要由三個因素促成：即國內就業困難，個人急著找工作，和有人通報打狗海關剛好有缺。他的傳記說，他有一股冒險的熱忱想到海外奮鬥，這種說法可能只部分正確。

當時的英國，正是維多利亞女王的時代，已進入大英帝國的盛世，正在急速

拓展殖民政策。廣大的殖民地，尤其是「白人墳墓」的熱帶，需要大批醫生保護英國人的健康。蘇格蘭由於高原土地貧瘠，經濟不好，和政治劣勢，工作機會被排擠，蘇格蘭人的出路與英格蘭人比較，就相差很多。雖然國內醫療市場不好，蘇格蘭仍然每年培養許多醫生。這些醫生只好紛紛跑到海外謀生，包括當軍醫和服務殖民醫局（colonial medical service）。當時，亞伯丁醫學院畢業生的情況是：「Ten out of nineteen honors graduates in medicine from Aberdeen University pursued imperial service」

萬巴德20歲通過畢業考試，因受到需滿21歲的年齡限制，無法拿到文憑，就去倫敦，一方面自我進修，另一方面參觀博物館，醫學校和醫院。次年（1866）拿到文憑時，就到Durham郡精神病院當助理醫師。雖然他對精神病不感興趣，卻利用病人解剖的機會，研究腦病與腦血管疾病的關係，做博士論文，7月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當萬巴德聽到海外有工作時，就辭去精神病院工作。他3月啓程，海上航行3個月，於6月抵達打狗。他在精神病院只工作7個月。我猜想，萬巴德畢業前去倫敦的原因，可能去找工作。因為在倫敦找不到適當的工作，他只好到Durham精神病院屈就。

萬巴德生長在有9位子女的大家庭，排行老二，是全家第一位受到大學教育並成為醫生的人，家庭對他的期望必定很高。他的父親為了子女的教育，由Oldmeldrum鄉鎮搬到亞伯丁市；遷居使萬家由地主變成小康家庭。因此，萬巴德念醫學院時，需貸款完成學業，總共欠了七百鎊。萬巴德在正式畢業前，就急著找工作，可能與舉債完成學業有關係。



台灣的報導說，萬巴德是經過馬雅各醫生推薦來打狗。我一直找不到推薦這件事的資料，以及其他資料，提到他們以前有認識，或有人從中介紹。他的傳記有一段談到他為什麼來打狗：

「Manson very soon tired of mental work within the confines of an asylum, but his adventurous spirit found an opening when, through the interest of his elder brother, then in Shanghai, he obtained the appointment of Medical Officer for Formosa to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a service at that tim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late Sir Robert Hart, who recruited most of his medical officers from the Scottish Schools.」

根據以上所說，他來打狗海關工作是，經過他大哥的通報和介紹。有人說，當時他大哥在上海的海關工作，此事待查。

萬巴德在台工作

除了海關醫員的工作和旗後醫館的義務服務，萬巴德還私人開業，診療對象不但包括洋人，還包括在地人。由於開業生意很好，三年內就賺了七百鎊，寄回給他父親，償還念醫學院的貸款。

根據國內的報導，萬巴德常常到附近的鄉村「觀察」地方疾病，並「研究」象皮病，癩病，等。「觀察」和「研究」是有區別的。根據他的傳記，萬巴德在台灣是「觀察」疾病，並做筆記，未說他在「研究」，原文如下：

「He also made frequent travel in the surrounding country, to observe the endemic diseases, and particularly elephantiasis and leprosy.」

當時的台灣，癩病（瘰癧）和瘧疾相當流行，象皮病則少見。在他的傳記，為什麼把象皮病變成台灣地方病？我相信，這是錯誤的報導，因為兩位作者沒有台灣的親身經驗，又忽略了第一手資料。根據梅醫生1881年海關醫報的報告「Observation on *Filaria sanguinis hominis* in south Formosa」，他調查從1871年到1881年共9年的海關醫報和旗後醫館病歷，在1萬5千名以上的病人中，只有二例象皮病，而且這二例都能追溯其病史到中國大陸。梅醫生下結論，象皮病在南台灣幾乎不存在。這項調查是，梅醫生受萬巴德之託進行的，因為後者想知道象皮病在台灣的情形。由此可見，萬巴德沒有在台灣「研究」象皮病。

萬醫生有一件醫術高明的病例，常被國內人士津津樂道，故事如下：「有一次，一個美籍自然科學專家，在台灣內陸採取標本旅行中流鼻血及頭痛，然受萬醫師診療時發現，有一隻水蛭寄生於鼻腔。首先他試用鑷子挾出，但蟲體卻咬得更緊，後來他用鹽和水注入鼻腔，發現水蛭本身慢慢地鬆弛而流出來，使他異常高興。」

我想，以上的故事是根據Manson-Bahr的報導，原文如下：

「Then there is a story from his Formosa days. An American naturalist, who had been exploring in the interior, had been suffering from uncontrollable epistaxis since he quitted the jungle. When he arrived he presented a woebegone figure with blood-stained handkerchief and equally blood-stained face. Taking a nasal speculum, Manson observed on the upper nares the forbidding tail of a jungle leech; by drenching it with a syringe-full of hot salt water it soon released its hold and fell into the awaiting kidney dish. The American was so flabbergasted at this apparition that, with an exclamation of "My God," he dropped the dish and fled, never to be seen again.」

我讀到的故事，與以上的報導有相當的出入。此事由萬巴德和萬大衛兩兄弟一起寫，登載於1874年3月31日的海關醫報，原文如下：

「The following case came under our observation towards the end of March. A naturalist who for some months had been engaged in traveling in Formosa happened to mention incidentally in the course of conversation that he had lately been troubled with frequent epistaxis, pain in the head and other symptoms pointing to some anomalous condition of his nose. Through a speculum we could see a dark shining body far up in the nose, and just as the speculum was being withdrawn the head of a leech was protruded between the blades of the instrument and quickly retracted. An artery forceps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nostril and after one or two attempts was fastened on the head of the animal as it was protruded. Allowing the forceps thus attached to dangle from the nose while some salt and water was injected, the leech, after a short time, relaxed its hold and fe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astonished naturalist.

The following is the written account he (L. B. Steere)^(註1) gave of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is strange parasite:

「On the trip to Bankintang,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on the way to the savage village, Budd of Boyd and Co. and I drank from a pool in which we noticed small leeches about half an inch in length, and I afterwards picked two or three of them from the roof of my mouth. Some six or eight days afterwards I was troubled with bleeding from the right nostril and afterwards with considerable pain on that side of the nose. I have seen something protruding several times.」

For some time before the leech was extracted, Mr. Steere suffered from pain in the head, vertigo and loss of appetite. He lost flesh considerably. All his symptoms he attributed to severe “cold in the head.”」

所以，治療水蛭引起的流鼻血，應該在廈門發生，不是在台灣。報導用「我們」，顯然是兩位兄弟一起合作，想出辦法把水蛭逼出來。

萬巴德在台生活

萬巴德因為工作不繁重，有餘暇做不少戶外活動，包括打獵，釣魚，騎馬，海水浴，園藝，等；他也常到內陸旅行，或拜訪熟番（主要是平埔族），學習番語，甚至接觸生番。

萬巴德離台第二年，寫了一篇「福爾摩沙隨筆」（A gossip about Formosa），發表在「中國評論」（China Review），回憶自己在打狗的休閒生活。這篇文章只刊上集，下集一直未出現。

「隨筆」敘述他結伴到鄉村和山脚打獵的情形，同時表達他對台灣的印象。茲節錄幾段原文如下：

「我們常常被問及，『你在福爾摩沙住多久？』

「五年」我們回答。

「天啊，你們如何能生活在一個如此異國風格的地牢。那裡只有炙熱的陽光和兇殘的土著，你不可能有社交，也沒有娛樂。」……然而，我們的確喜歡那裡；記憶中，那是一個快樂的地方，在那裡旅居的大部分時間，我們唱著『沒有比這時更好的時光』。」

※ ※ ※

「如果一個人的樂趣是撞球，盛宴，閒談，撲克牌遊戲和最近小說——他最好遠離福爾摩沙。如果他喜歡的是，美麗風景，旅遊生活，晴朗天空，善良百姓，與些微的冒險及豐富的打獵，他就應該試試我們的島嶼。」

※ ※ ※

當時，南台灣的主要原住民是平埔族。萬巴德對平埔族，喜歡，同情，又惋惜。茲節錄幾段：

「奇怪的是，漢人竟能成功地完全奪取平埔族的土地，把他們自豐腴的平原驅走，逼使他們住在狹窄多石，不適耕作的山脚。結果，他們夾處於善獵的土著與態度的客家人之間。

我們覺得，不要多少年，福爾摩沙的平埔族，將會列入滅絕的種族間，未留下一點遺跡去顯示，他們先前存在過。……

荷蘭時代的傳教士，曾盡他們的能力去適應古平埔族語，並教導平埔族說，讀；但荷蘭已遠去。

漢人叫我們「番」，正如平埔族也被叫「番」。所以，平埔族認為我們是同種。我們常被邀請去他們那裡，幫助他們克服惡習，同時防止入侵者的陰謀。」

萬醫生被迫離開台灣

當時的清廷，喪權辱國，又有太平天國內亂，無法好好治理台灣，讓列強窺伺，尤其日本，一直想攫取台灣，導致當時的台灣，長期處於不安的狀態。萬巴德離開台灣的那一年，發生牡丹社事件。

萬醫生被迫離開台灣的確實原因，記錄不是很清楚；有一個說法是，萬醫生與一些中國承造商友好，得罪了另一幫中國人（利益衝突？）；另一個說法是，當時

日本人和中國人在台灣有敵對活動，萬醫生因為幫助中國方面購買駒馬而得罪了日方。因此，萬醫生有被害的危險，英國領事勸告他離開。

萬醫生因匆匆離開，初到廈門時沒有工作。他一方面向廈門海關申請復職，一方面在鼓浪嶼開業，並兼職一家教會醫院（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nd the Dispensary for the Chinese）。後來，他在這家醫院進行血絲蟲病的治療和研究。

熱帶醫學的發展

早在16世紀，當歐洲強國利用商船和艦隊，開拓貿易和擴張領土，進入殖民時代時，熱帶疾病開始被報導。殖民地的這些風土疾病，初時稱為溫熱氣候疾病（diseases of warm climates）^{（註2）}，乃因殖民地往往在亞熱帶或熱帶地區。白人到了這些殖民地時，因為水土不服，又有兇惡的地方疾病，生病和死亡的情形相當嚴重。因此，這些殖民地被稱為白人的墳墓（white man's grave），溫熱氣候疾病也引起歐洲國家的興趣。

大英帝國興起時，其國力之強盛與領土之廣大，空前絕後，自詡「日不落國」。帝國龐大的健康需求，不但需要很多醫生到殖民地服務，也提供很好的機會進行熱帶疾病研究。萬巴德正逢其時，他的殖民地醫療顧問的特殊地位，讓他施展理想，制訂殖民地醫療政策，推動熱帶疾病的教育和研究，並創立倫敦熱帶醫學校，使熱帶醫學成為獨立專科。很多人認為，熱帶醫學是大英帝國主義的副產品，也是大英帝國醫學的延伸。因為熱帶醫學在萬巴德之前早已存在，也有人稱萬巴德是新熱帶醫學之父（father of modern tropical medicine）。

台灣是世界熱帶醫學的發祥地？無疑地，台灣是萬巴德體驗熱帶疾病最初接觸的地方，應是一種開眼界（eye-opening）的經驗。萬巴德的熱帶醫學研究，在廈門開始；他自己也說，在廈門的浸信會醫院「I gained whatever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I may possess of tropical medicine.」

萬巴德的另一面

萬巴德被認為是完美的人，自我成功型（self-made man），或有領導能力的組織者（organizer）。他22歲就離鄉背井，落腳「白人墳墓」的熱帶；雖然他沒有受過正科班的研究訓練，卻能在百忙的開業和海關工作之餘，獨自在落後的南方中國，孤軍奮戰，開創熱帶醫學的一片天地；另外，他在香港創設香港醫學校，在倫敦創設倫敦熱帶醫學校。



萬巴德是多才多藝的臨床醫師。他是優秀的一般內科醫生；他的外科也很傑出，可說無師自通，他發明的淋巴陰囊症的開刀方法，至今還沿用；他又精通婦產科，眼科，和泌尿科。當李鴻章患舌頭重疾群醫無策時，就邀請萬巴德北上。他看出李鴻章舌頭的「惡性腫瘤」是膿瘍，用外科治療而名聲大噪。

萬巴德具有蘇格蘭人的典型個性，為人正直，刻苦耐勞，和勤奮做事；他酷愛戶外活動，尤其是打獵和釣魚。他的外表不像學者或醫生，反而比較像鄉下仕紳。

他喜歡台灣，也喜歡中國。他學會華語，閩南語，番語，使他在台灣和中國，能與當地人有良好的溝通，也能更深刻了解當地的社會和文化。

根據Haynes，萬巴德的人生目標，還包括賺錢。他在台灣和廈門時，皆兼差私人開業。在廈門，他每天在鼓浪嶼的住處先看洋人的私人病人，然後才去對岸的廈門市「上班」，工作地方包括：海關，教會醫院，和他的私人診所。他去香港也是去開業的。除了醫術高明，萬巴德還有一套開業術，使他的開業非常成功，在45歲時就可以返蘇格蘭退休。不幸，他的存款因貨幣貶值，他只好重作馮婦，到倫敦開業。萬巴德也善於利用媒體，他與羅斯的癌症研究進展，常在媒體曝露，促使此項研究變成，大英帝國本身及其醫學，要爭取的榮譽。萬巴德的一生，可說名利雙收。

結語

140年前，萬巴德在打狗工作時，是一位籍籍無名的海關醫員，因為沒有特殊的表現，在國內和國外，皆未留下詳細的資料。因此，他的報導往往簡短，敘述不清，或有錯誤，甚至他的接棒人兼女婿Manson-Bahr寫的傳記和報導，亦有錯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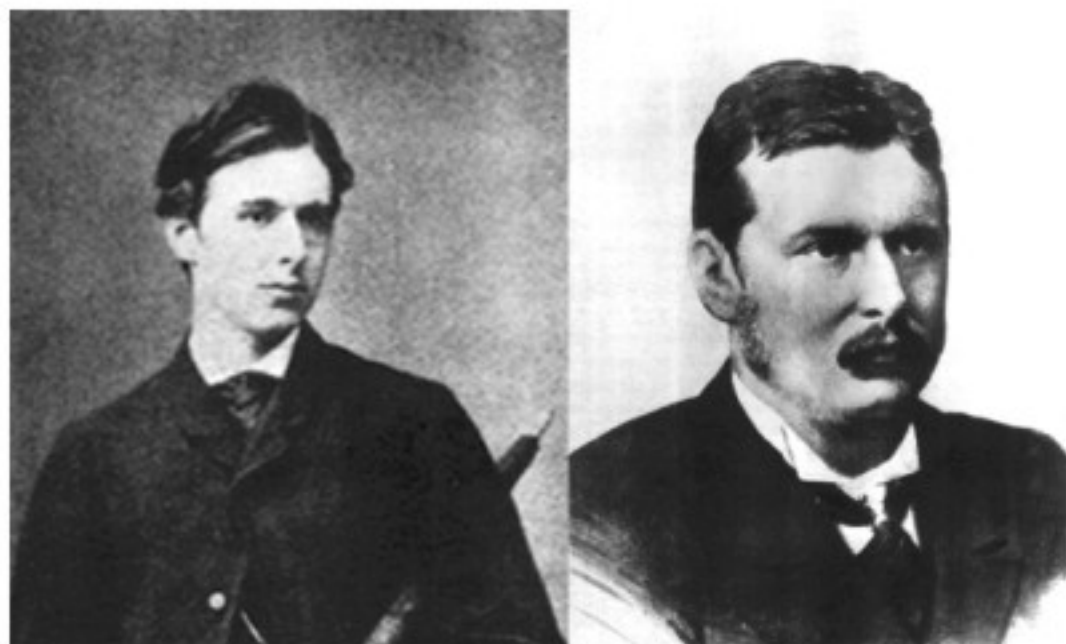
然而，對「具有冒險精神」的萬巴德，福爾摩沙是一個美麗的地方，他在那裡渡過美好的時光；福爾摩沙也讓他看到「醫學院沒有教過的許多怪病，它們的病因，西方科學界還模糊不清」；在那裡，展現在他眼前的是，熱帶醫學的新世界。萬巴德的這一段台灣緣，值得重提。

註1：Steere教授1876年在學術期刊發表一篇台灣原住民的報導，題目是「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

註2：萬巴德在1898年出版一本熱帶醫學的「聖經」，就用這個名字，書名是「Tropical Diseases: A Manual of the Diseases of Warm Climates」。

萬巴德 (Patrick Manson, 1844-1922) 簡歷

- 1865年 獲得Aberdeen大學醫學士學位，並任職Durham精神病院
- 1866年 7月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但6月已抵達打狗，任職中國海關
- 1871年 轉至廈門開業，續任廈門海關醫員，開始研究象皮病
- 1875年 返英休假一年，大英博物館查閱象皮病，結婚
- 1878年 在海關醫報發表論文，支持血絲蟲感染是象皮病的原因，
- 1878年 並指出蚊子是血絲蟲的中間宿主
- 1883年 往香港開業
- 1887年 與康德樂創設香港醫學校，並為首任校長
- 1889年 返蘇格蘭退休
- 1890年 倫敦開業，並當海員醫院顧問
- 1894年 與Ronald Ross合作研究瘧疾
- 1897年 英國殖民地醫療顧問
- 1899年 創設倫敦熱帶醫學校
- 1914年 愛爾蘭退休



圖、萬巴德20歲在亞伯丁（左）和31歲在廈門（右）的照片。